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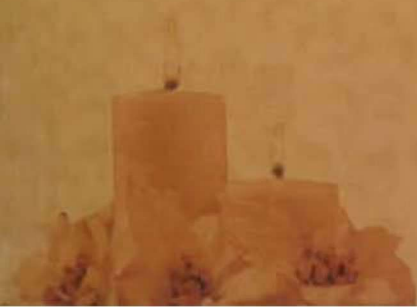
成绛卿／著

钟情教坛五十年

陶弘景题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钟情教坛五十年 / 成绛卿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57-0583-6

I. ①钟… II. ①成… III. ①成绛卿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7637 号

钟情教坛五十年

著 者: 成绛卿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a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三联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83-6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刘辉汉

我最早访问文水城镇中学校长成绛卿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练、坚毅、思路开阔、敢于担当。我和相随的同志半开玩笑地说:“英雄的故乡多出女强人!”以后接触多了,我逐渐理解这位女强人的成长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成绛卿的父亲是一位老八路,抗日时期在文水一带山区打游击,成绛卿三四岁时还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只记得有几次半夜醒来看见母亲给一个男人做饭吃,第二天醒来,男人已经不在,母亲却告诉她:“如果别人问起,就说那个男人是给咱家驮煤的。”由于这个原因母亲不得不经常带着她东躲西藏,有时将她藏在箱子中,有时藏在大瓮中,有时藏在柴火堆中。有一次敌人用刺刀向柴堆乱刺,几乎将她捅死。而她和母亲躲避最多的地方是外村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婆家,这个外婆家是一个“地下交通站”,那里舅舅、姨姨、兄弟姐妹众多,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成绛卿很小就学会了和敌人周旋。有一次,敌人进了一进院,她很快溜进二进院,敌人到了二进院,她很快溜进三进院,敌人进了三进院,她又机警地溜进一进院,稍一不慎就有被抓走的危险。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她学会了顽强的求生本领,磨炼了她过人的胆略和才干,更使她懂得在危难环境中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因此,在挖野菜中她要争先,在拾柴中她要争先,在藏粮和运粮中她要争先,在传送情报中她也要争先,不如此就生

存不下去。在这样环境中成长,女强人性格的形成自然不难理解。

她高中毕业后走上教育工作岗位,令人称奇的是,第一次上课就采用了讨论式教学法,而且获得意外的成功。须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课堂教学还被“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法统治着,教师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得昏昏欲睡。一个刚步入教坛的黄毛丫头居然敢突破传统,“让学生也动起来”不能不说是令人赞叹的创举!她初试牛刀就显露出创造性的才华!

后来她当了校长,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如何规划学校发展蓝图?如何保持学校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步调一致?如何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如何处理好新老教师关系?如何开展青少年团队活动?如何调动教职员的工作积极性?如何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如何做好家长工作?如何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办学?如何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归根到底如何保证每个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能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这是摆在成绛卿面前的问题,也是每位校长常谈常新的问题。我之所以说它常谈常新,是因为这些问题每日每时都逼迫在校长面前,不能不“常谈”;又因为这些问题谈来谈去总没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所以又“常新”。即使有某位理论家就这些问题写出一部巨著,在实践中也往往碰壁,而且,坦率地讲理论家未必是一位优秀的校长。这是因为学校不是办在真空中,也不是办在理论家的实验室中,而是办在社会中。社会是复杂多样的,又是千变万化的,理论、原则只是符合实践才起作用。我不敢说成绛卿的《钟情教坛五十年》所讲的内容都是完满无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从实践中提炼而成的。对许多现实问题都有较好地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绛卿算得上是一位实践的教育家。

我最近一次访问成绛卿是2011年,她在“古稀”之年又办起了众成中学,这所学校有教学楼二幢,宿舍楼二幢,附属工程有学生厨房、教工食堂、卫生间、锅炉房、传达室、校门、围墙等设施,建筑总面积2万平方米,总投资一千多万元。按当地物价局收费许可范围,学校可以

每生每年收 3000~3520 元,而众成中学办学十年间只收 800~1100 元,近两年才增至 1400~1800 元,真正圆了成绛卿“让贫困家庭子女上得起学的梦”。2006 年至 2012 年七年高考,众成中学在文水县民办学校取得七连冠的好成绩,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佳的效益。这就是一个实践的教育家向社会做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序



目 录

童年记事

父亲为我取乳名
没能穿上绣花鞋
我跟妈妈“躲情况”
躲在石永“外婆”家
三家姐妹抱成团
目睹白色恐怖
拾柴火,过严冬
为舅舅、表哥放哨
拆桥有得也有失
设计躲避查户口
藏粮送粮各不同
和舅舅在一起的日子里
驮煤的原来是父亲
我和三妹种谷子
四个女孩纺棉花
贞洁牌楼的故事

慈母心

母校礼赞

长大也要当老师
缅怀恩师王重儒
我当上了正取生
尊师爱生情谊深
师生合力“超三甲”
我最敬佩的李老师
与西街小学并校前后
被表扬的尴尬
迷上腰鼓队
给志愿军写慰问信
11班对我的磨炼
黑板报：一道亮丽的风景
老师最爱12班
劳动，但快乐着
吕老师的教学艺术
母校拾零

初登讲台

当上团总支书记
初登讲台的日子里
风雨行
云仙：我的榜样

农中风雨

上任城关农中



拜任老师为师
采摘苍耳籽
“文革”中的我与农中
被丢失的友谊
人间还有真情在

坚守“红卫”

自己动手建校园
勤工俭学之路
二部制：红卫的创新之举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侧记
操场“保卫战”及其他
活跃的文艺宣传队
训练有素的乒乓球队
我所尊敬的一位好校长

情洒城中

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建校用地
向集资办学的楷模们致敬
推行“招聘制”
首创“分级管理”
把全体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让年轻领导茁壮成长
重视班主任工作
好校风是怎样形成的
想方设法多与学生家长沟通
成昇和他的《家访联系手册》
学礼的数学教学艺术

两大景观誉满校园内外
李承业对城镇中学的贡献
变压力为动力

三上吕梁山
出席省模范校长会议前后
终于如愿辞去校长之职

《学校管理的实践与探索》的写作与出版
回顾红卫学校城镇中学建设的教师队伍

回忆众成

我为什么要创办众成中学
让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得起学
资金来源的几个渠道
让学生慕名而来
组建一支自己的教师队伍
我们的领导班子
我在电脑教室里办公
求真务实进行教改(一)
求真务实进行教改(二)
并非多余的一门功课(一)
并非多余的一门功课(二)
并非多余的一门功课(三)
在宿舍我与女生相处的日子里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把钥匙开多把锁
魏淑风老师的二三事
让学生飞起来
陪读冲刺三十五天

试验与探索



目 录

记李晓菊谈“预约谈心”

——选自作者 2006 年 4 月 10 日的《校长日记》

吴老师的秘诀：把学生当朋友

——选自作者 2009 年 9 月 28 日的《校长日记》

李彬：让我打心眼里高兴

——选自作者 2009 年 11 月 14 日的《校长日记》

一次有关“赏识”教育的大讨论

——选自作者 2008 年 6 月 15 日的《校长日记》

珍存一份宝贵的财富

——选自作者 2011 年的《校长日记》

后 记

走近成绛卿

——《钟情教坛五十年》跋 徐文华

童年记事

TONGNIANJI SHI



童年

给过我煎熬

给过我惊险

给过我祖辈的脊梁

给过我磨不灭的难忘

童年

给了我豪爽

给了我向往

给了我无尽的爱

给了我摧不垮的信仰



父亲为我取乳名

1938年农历8月19日夜晩,对我母亲来说,又是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恍惚中,母亲猛然听到“啪啪……啪啪……啪啪啪”有节奏而且很熟悉的声音。“是他,是他回来了。妈妈,快开门!”我母亲说。于是,我外祖母急忙穿好衣服,小跑似的开了门。我父亲和两位年轻交通员笔直地站在屋子中间。

父亲凑近躺着的母亲:“生下了?”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回应一句:“是个闺女。”父亲爽朗一笑:“我就爱女孩子。”说着抱起来到人间仅仅十天的我,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母亲说:“还没取名呢。”父亲思索了一会儿说:“小名叫绛仙吧。绛,就是降落的降去掉耳朵旁,换成纟旁,仙就是仙女的仙。”母亲高兴地点头赞同。过了一会儿,父亲不情愿地放下我,轻轻地为我盖好被子,还有点不放心似的,又看了看我,才又回到屋子中间。接着对外祖母、母亲说:“我们很快就得离开,天亮前必须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父亲他们走后,母亲总是不能安眠。“他不会死,还活着,我从来就不相信他会不辞而别。”母亲又自言自语着。外祖母安慰道:“睡吧,笃斋不是好好的吗?月子里高高兴兴才对。”母亲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了

下来,但新的牵挂又缠缠绵绵地袭来。

父亲名叫成笃斋,刚刚从八路军后方医院养伤康复,由两名交通员护送到抗日前线的。路过家门口,原想报个平安,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阔别多日的妻子,还亲眼看到了新生的爱女。

这些,还有下面的这些,当然都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早在半年前,村里人就不断传出我父亲被日伪军打死的消息,还神乎其神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在一次战役中,成笃斋英勇杀敌,他双手打枪,一口气打死近百个鬼子,才倒在血泊中。但两手还紧紧地握着枪,而他的战马呢,一直守在他身边,一动都不动……

母亲念过高小,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在国难当头时,也一心一意支持父亲的抗日工作。当听到父亲不祥的传闻时,却很能沉住气,一点都不乱阵脚。

她曾瞒着外祖母等家人,挺着个大肚子,艰难地到邻村八路军地下交通站询问情况,又回到北武滂婆家了解周围的动静,结果却一无所获。百般无奈之下,她只好独自一人跑到北张村二郎庙去求助神仙。敬香、叩头、打卦。卦的大意是:你思念的亲人在大枣半红的时候即能见面。母亲有了希望,于是天天盼着枣树开花,天天盼着枣儿长大……母亲在月子里,天天问外祖母:“枣儿红了没有?”直到农历8月19日,外祖母才说:“枣儿半红了。”母亲非常惊喜,一整天都沉醉在企盼之中,就是在这天的深夜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父亲。

其实,我母亲一生中到二郎庙打卦也仅此一次,而这一次恰好碰对了。

我父亲的确遇过难。据我母亲回忆,1937年农历12月23日,我父亲接到县政府火速筹集粮食的任务后,立即带领工作人员奔赴各村。待粮食筹集好后,在运往二道川县政府驻地路过陷家沟村时,突然遭到日伪军几十人的袭击,不幸被捕。审问中,我父亲说他是马村人,来这里买牛。日本小队长不太相信,便让三个伪军押送回王家庄据点再审。在往据点走的路上,父亲想,决不能被带回据点,一来是据点里



有叛徒，二来是自己名声太大，到了据点一旦暴露身份，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决定在路上争取脱险，即使脱险失败，大不了是个死，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要对得起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

那时，父亲被死死地捆绑着，走路有意地越来越慢，以拖延时间。天色已晚，日伪军不断催促着快走。当行进到离王家沟不远的地方时，我父亲看准了地形，提出只有松绑才能走快的要求。日本鬼子小队长怕天黑遭八路军的袭击，便命令伪军快快松绑。就在伪军刚刚松绑的那一刻，我父亲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一把将其中一个伪军推到路南沟里，两拳又打倒另外两个伪军看守，随即跃身跳下路北深沟。日伪军便开枪射击。他们满以为我父亲已被打死，第二天小日本内参上发布成筠斋已被击毙的“战绩”。

再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带着全身的斑斑血迹，忍着剧烈的疼痛，挣扎着顺山沟爬行。在陷家沟附近的山沟里一直爬行了四天，滴水未喝，粒米未进，直到28日上午，被我决死二纵队六团的三名侦察员发现，才脱险得救。他为了完成县政府交给的送粮任务，在侦察员的帮助下，又返回陷家沟取回粮食，亲手交给县政府管理人员，自己才去后方医院治疗养伤。1938年县政府奖给他一面锦旗，上写：游击英雄。

那时，八路军后方医院驻扎在山西省晋南地区的绛县，我乳名的源头也就由此而来。

没能穿上绣花鞋



我的母亲

我母亲会做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从我记事起,她就整天坐在炕头上做呀做呀不停地做着,大人的、小孩的、男人的、女人的、亲朋好友的、街坊邻居的、特别是儿娶女嫁的,整套整套给人家做。尤其是那一双双绣花鞋,鲜艳无比,做得美极了。

当各式各样的绣花鞋做好摆放在屋子里的那几天,我就一双一双试着穿,尽管穿着大的不能走路,可我还是要穿一穿。母亲看出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就向我说:等咱家的光景不

发愁了,到我三岁生日时为我做一双绣花鞋。

从那时起,我就天天盼三岁生日早些到来,甚至天天掰着指头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妈妈还不做鞋底呢,也不绣鞋帮呢。”眼看过生日只有三天了,母亲还是一股劲地给人家做嫁妆,我心里很是不乐意。

过生日的那一天,我母亲竟翻出我姐穿过的一双旧的绣花鞋,让我试了试,又用针线在鞋帮的后面缝了一个大鼻子,我穿上才能走路。



要知道,我姐比我大五岁呢。生日的第二天,鞋当然还要归还我姐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又一年的一天下午,我舅舅阎克礼(八路军的交通员)突然来到外婆家,与我母亲低声数语后,母亲便迅速整理衣物,又翻出我姐的那双绣花鞋让我穿上,也顾不得在鞋帮后面缝个大鼻子了,说要带我出门走亲戚去。我高兴极了,坐在舅舅自行车的大梁上,虽然屁股压得有些疼,腿也非常麻,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我们朝宜亭村的方向走,不敢走官道,那时候日本鬼子设卡很严,我们只好沿着文峪河的河堤走。河堰弯弯曲曲,杂草丛生,且道路又不平坦。路面宽敞处,舅舅就骑上车子,前面坐我,后面坐着我母亲。道路狭窄处,舅舅推着坐在车子上的我,母亲跟在车子后面走着。一路上就这样,一会骑着,一会走着。我忽然发现一只鞋没有了,便哭着要下车找,舅舅和我母亲都劝说,天快黑了,不要找了。可我就是执意要找鞋,因为丢的是姐姐的绣花鞋呀。舅舅和母亲拗不过我,只好三人一起寻找起来,我们倒回去好长一段路,两旁草丛中也找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找不到。母亲安慰我说:“不要再找了,也不要再哭了,到了你大姨家,我补做一只,好吧?”等到了大姨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也累得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母亲就叫我穿上衣服,然后翻出大姨的鞋让我试试。虽然大姨是小脚,我穿上还是大了点。母亲便又拿出针线在鞋帮的后面缝起了一个小鼻子,我还是有点不情愿地穿上了大姨的鞋。

接着,母亲对我说:“你到大院子里,数一数跑步的日军有多少人,他们扛着多少大枪,拿着多少小手枪,数对了,我就给你做一双新的绣花鞋。你数数的时候可不要念出声音,心里数,记住了吗?”于是我就站在大院子里的一角边上,装着看他们跑步的样子,心里就数起来。当我数了几遍,确定数字的准确后,跑回屋里告诉母亲时,发现她手拿着针线,眼看着窗外,正一个一个数着跑完步进二门的日军。当时,小小年纪的我,还以为母亲是在考察我数得对不对,以决定是否为我做绣花